

工農演唱材料



不光榮的紅旗

(獨幕話劇集)



甘肅省文聯編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己索 不光榮的紅旗.....	蘭發中 (1)
己索 在高潮面前.....	范友文 閔漢武 (20)
己索 光榮在哪里?	史哲民 (37)

不光荣的紅旗

蘭發中

時間：五月的一天下午。

地点：某机器厂鍛压鉚焊車間的主任办公室。

人物：

吳立昌 三十九歲，車間主任。（簡称吳）

李致惠 二十歲，女，車間統計員。（簡称李）

張东海 二十一歲，生產准备組工人。（簡称張）

施守端 四十二歲，車間計劃調度員。（簡称施）

老 魏 四十歲，空汽錘老工人。（簡称魏）

郭二保 二十四歲，螺絲机青年工人。（簡称郭）

布景：舞台的正面牆上立着兩個玻璃窗，兩個玻璃窗子中間的牆壁上端，懸着挂鐘，正指向三點三十分，挂鐘下面挂着一面色彩鮮艷的“光榮車間”的流动紅旗。舞台左边靠后，有門通外面，門的前側，擺着一对小沙發和茶几，茶几上有热水瓶和茶具，茶几前有痰盂。舞台左后牆角，置一小型文具櫃，內放一些簡單的日常用藥。舞台右面，擺着一個辦公用的寫字台，寫字台上放着電話机和一些辦公用具，寫字

台兩側散置兩個凳子，後面放着坐椅。舞台右后角立着一個十層公文立櫃。舞台兩側牆上挂着各種圖表和幾條寫着“大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”、“堅決貫徹又多、又快、又好、又省的方針”等語句的標語。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院內一條條的電綫、油綠的樹枝和工間的一角。工間的窗上不時閃爍着藍亮刺眼的電焊弧光。並不時傳來機器的轟响和鐵器碰击聲。

幕啓。車間主任吳立昌，閉着眼睛，蜷縮在小沙發里，兩隻腳放在沙發前橫倒的凳子上，嘴角吊着半截紙烟，紙烟上的灰燼很長，有些烟灰落在雪白的襯衣上，看來主任已經睡熟了。

統計員李致惠，在舞台右前角，站在凳子上，面對着牆壁，拿着彩筆，正在畫着挂在牆上的旬度生產進度表。

生產準備組的工人張東海，拿着領料單，推門，興沖沖地進來。

張：李同志！主任……

李：（轉身，目示）噓！

張：（做了一個鬼臉，悄聲地）噯！他又睡上啦！李同志，主任醒了，請你告訴他，把這些領料單快些批一下，我們等着用料呢。（把領料單折疊了一下，放在寫字台上）

李：你把主任叫醒批一下，不就完啦！

張：（習慣地把帽子向腦后一推）叫醒他？！嘿！睜開眼准是一個“傷腦筋”，不跟你發脾氣才有鬼呢。（往外走了几步，又折轉回來，鄭重其事地）這是新產品試制的用料，你可別給忘了。

李：（有興趣地）新產品！什麼新產品？

張：（調皮地學李剛才的樣子）噓！一個秘密，將來告訴你。（急下）

李：（輕步跳下凳子，追）張師傅，張師傅！（到門口，看張已走遠，回身把門关上，看吳仍在熟睡，想叫醒他，可是又想起剛畫完的表，走到表的前面，望着查看，自語地）這是怎麼搞的？每月的計劃，都完成的這樣不均衡，真奇怪！

（計劃調度員施守端，拿着作業計劃，推門進來）

施：什麼事又使您奇怪起來啦？（半开玩笑地）統計員同志，從您到咱車間，不到一個禮拜，我听您說“奇怪”，這是第八次了。

李：（不示弱地）調度員同志，您真是好記性。可是，我還要說第九次“奇怪”。您瞧（指剛畫完的表），每月都是這樣：咱們車間上旬和中旬二十天內，只完成全月計劃的百分之四十左右，下旬十天內却能完成全月計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生產老是這樣不均衡，沒有節奏，您說還不奇怪？！

施：（世故地，干笑）哈哈，奇怪，完全應該奇怪。本來嘛，剛從學校調到工作崗位上來，看着什麼事都很新

鮮、敏感，（賣弄地）不象我們久居“鮑魚之肆”而不覺其臭了。……

李：（不耐煩地，截住）施同志，我不是和您談的这个。……

施：我知道，您听啊。（自負地）不过，時間呆得長了，对一些具体情况了解得多了，我的青年团员同志！您也就会把这些事情，認為理所当然了。

李：（堅決地）不！我們不能認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！

施：（沒理会，轉身从公文櫃內取出去年的生產進度表，指給李看）您瞧，这是咱們車間去年生產完成的情况，每月都很勉強。虽說由三月份起，超过了計劃，但每月都沒有超过百分之十。

李：（兴奋地看着圖表）可是，你看，指标逐月上升。去年的計劃，比今年完成的还要好呢！

施：（輕視地笑了笑）好？！紅旗一次也沒進过門。（把生產進度表归入公文櫃）您看今年完成的不好呀，紅旗却連着得了四次啦！

李：奇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施：（得意地）怎么回事？这就需要深入地了解具体情况！干什么事沒有“竅門”还行！

李：（茫然地）得紅旗还要“竅門”？

（電話鈴响）

施：（接電話，神秘地）噯，“竅門”！（顯然是被对方听見，引起誤会）啊……啊，不是“竅門”，我是鍛錘車間，……你是鉗工車間馮主任？……你問那套工具嗎？

还没有好呢！……咳！完成不了也没办法呀！……喂，是關鍵問題，我們爭取提前吧！（放下話筒，不懷好意地笑了笑）哼！

李：（一边收拾画指标的工具，一边注意着施講話，不解）奇怪！

吳：（被嘴角上脚的紙烟头燙醒）啐，啐啐！把我燙了這一下，真傷腦筋！（伸了一個懶腰，漱口）

李：（被吳啐的一驚，玩笑地）吳主任，您沒夢着“火燒黃船”吧！

吳：（尷尬地）唉！够噏。

施：（逢迎地）真够噏。李同志，你还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主任从早忙到晚，全車間的責任都負担在主任一個人身上，不簡單哪！要不是吳主任撐着大舵，（指紅旗）這份光榮就別想輪到咱們車間的頭上啦！

吳：（牢騷地）咳！說这个干什么？！只要人家不說上班睡大覺，就算好的囉。（端着一杯茶，走向寫字台坐下）

李：（指寫字台上的領料單）吳主任，這是張東海送來的領料單，快批一下，工間等着用料呢！

吳：傷腦筋！盖章，盖章，每天光盖章就把時間蓋光了。忙个死，还落不下好。（边說，边很熟練地、看也不看地把章連續蓋完）

張：（拿着工段的請示和一捆破手套上）吳主任，……

吳：（順手把領料單交張）拿去！

張：（看了一下領料單，向李滑稽地做了一個鬼臉）還有兩

份工段的請示，請主任批一下。

吳：（不耐煩地）每天就你們的事多！（向李）我說每天光蓋章就把時間蓋完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傷腦筋！這又是什麼？

張：熱處理小組的工人，每月一双手套不夠用，申請每人再補發一雙。

吳：（隨手批了兩個字）不發！

張：不發不行呀！你看，（由一捆破手套內取出一雙）都燒的破成這個樣子啦！

李：主任，咱們車間，計劃每月每人三双手套子，還……

吳：我都知道！增產節約期間嘛！能儉省的就要儉省。你們說，替國家儉省不比浪費好？

張：哎呀，我的好主任，工人同志還不知道替國家節省？！這些手套實在是燒的不能再將就了。為了安全生產，少出事故……

吳：行啦！行啦！干活時小心點，還會出事故！

張：吳主任，您上班的時候，把靜坐的時間稍稍騰出來一點，到工段去多了解一些實際情況，這双手套嘛，不用我們申請，您早就給我們發啦！

吳：（生氣地）不用了解我也清楚，增產節約是個原則問題，我說不發就是不發！傷腦筋！

施：張東海，你不是找釘子碰嗎？用這種態度對主任還成！

張：（斜看了施一眼）那末，把這份請示批一下吧！

吳：放下，先干你的活去吧！（把請示擱在一旁，身體靠在

椅子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）

（電話鈴响）

張：（本想再說几句，但沒說，望了李一眼）真“伤腦筋”！（轉身下）

吳：（忽然回味到張是諷刺他，离开寫字台，追了几步，看張已走远，气忿地）真“伤……”（說到嘴邊又嚥了下去）……真是无組織、无紀律！

（電話鈴又响）

李：（接電話）

施：“宰相肚內能撐船”，这点小事值不得生气。（倒茶）來，喝一杯茶！八元六的香片。

李：……啊，我就是李致惠，……好好，我馬上就去。（放下電話）吳主任，計劃科電話通知，要我馬上开会去。

吳：开会，整天尽是开会！去吧！（李轉身剛欲走，又被叫住）呃，是什么会呀？

李：統計員彙报會議，彙报中旬生產完成情况。

吳：嚶，去吧！

（李下）

吳：老施，听说鉗工車間，本月份計劃完成的很好，咱們的紅旗恐怕要跑吧！

施：（胸有成竹地）您放心，跑不了。“刀把子”在咱們手里攥着呢。（鬼祟地）哎，剛才鉗工車間还來電話催要工具。哼！他們倒想得不錯！只要咱們做的工具迟交兩天，給他來个“光打雷不下雨”，这紅旗，他鉗工車間

备上八抬大轎也請不走。

吳：嘿，这工具并不計算总產值，我們这月不做都可以。还有，其他車間也要注意，小心出“冷門”。

施：沒問題。只要咱們能在中旬以前，把全部產品完成的只留下最后一道工序，到下旬猛的一下全部完成，來一个“地雷爆炸”，打个“埋地雷战”。管保他們白白着急。……

吳：这是个办法，只怕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。你知道，为了生產不均衡，厂部已經对咱們提出批評啦。

施：那咱就給他來个第二着。

吳：（有兴趣地）还有第二着？

施：“抓关键”。

吳：“抓关键”？

施：咱們在月初嘛，把大部分產品來个突击，使下一車間認為滿意，但抓住其中主要的一兩件关键零件，到月底再做，叫他們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大瞪兩眼完不成計劃。紅旗呀，保險它釘死在咱們車間，長上翅膀也飛不了。

吳：（适意地，拍着施的肩膀）哈哈，老施呀，你真称得起夺紅旗的“竅門專家”了。不过，可要注意“天机不能泄露”呀！

施：（得意地）您放心，吳主任。社会主义競賽嘛，又光荣、又具体，誰也想走在前头。紅旗爭到手，成績是主要的，缺点是次要的。

吳：对。大不了，我这个主任出头檢討几句，算不了什么。

施：吳主任，您真稱得起“捨己為群”啊！（干笑）哈哈
哈。

吳：（當之無愧地）哪里，這是當主任的分內責任！（舒泰
地）哈哈。

魏：（滿頭大汗，緊張地上）報告主任，空汽錘發生毛病，
段長讓停車檢查，叫我來報告主任，趕快通知設備科修
理！

吳：（驚）停車！？為什麼你們早不彙報？傷腦筋！

魏：報告過好多次啦，調度員總說奪取紅旗要緊，不准檢
修。上個月，我們段長和調度員為這事吵了一架，主任
還把段長批評一頓。

吳：（想不起來）報告過好多次？

魏：今天段長還寫了一份請示，主任還沒有答复呢。

吳：（震怒地）哼！向我請示我能不知道？！

魏：請主任查查看，所說是張東海送來的。

吳：就沒有這麼回事。傷腦筋！（取出一疊檔案查看）

魏：（指吳找出的請示單）這就是吧？

吳：這是三月二十五號的請示單。（繼續找）這是四月二十
五號的。

魏：（發現手邊有兩張今天的請示單，拿起）這張不是嗎？

吳：（窘）這……這……

施：（解圍）啊，這是張東海剛才送來的，主任還沒顧上看
呢。主任忙得每天連覺也睡不上，你們也要體諒一些
嘛。

吳：好吧，（随手用筆在紙上一揮）下月一定修。（把請示單交給魏）

魏：（看請示單上批的字）“緩修”！主任，機器要緊哪！万一出了事故……

吳：計劃就是國家的法令，完不成計劃是犯法的行為。你們知道這個担子有多重嗎？我就不信快半年啦都沒出事故，就差這幾天會出問題！

施：還有，得紅旗是咱車間全體的榮譽，主任為着大家費盡心血，苦思焦慮鬧得連覺都睡不着，你們就一點不為紅旗着想？況且，超額完成任務，還有獎金……

魏：計劃我們保證提前超額完成，榮譽我們也希望保持。所以，（由口袋內取出一張草圖）昨天晚上，我和段長研究了一個鍛模，估計可以提高效率一倍以上，還能提高產品質量，減少加班加點。段長想利用修空汽錘的機會，把這套工具改好。既能保證空汽錘不出事故，又能保證計劃提前完成。

吳：（輕蔑地）保證？你們敢打保票嗎？

魏：（茫然）還要打保票？

吳：（自覺失口）工人同志的創造發明，我們熱烈歡迎。可是不能拿創造發明當兒戲，和工作開玩笑呀！你想想看：空汽錘一修就要兩三天，耽誤了活，誰負責，再說，改這個工具，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，我批准了，廠長批不准，還不是白搭？！

魏：只要對生產有好处，廠長……

吳：（武斷地）我說批不准就批不准！要能批准的話，你把唾沫吐到我臉上！

魏：為了響應又多、又快、又好、又省的号召……

吳：（站起，把手一揚，極不耐煩地）行啦行啦！少囉嗦！這些道理我都懂，快干活去吧！工具暫不改，空汽錘也不能停！給我繼續生產。

魏：（為難地，不知如何是好）那……

施：老魏呀！心眼放靈活點。你們的任務已經完成的不錯，別再瞎出主意改什麼工具了。要是搞不好豈不是費力不討好，那又何必呢！

魏：我們段長說，機器不修，工具不改不行嘛！

吳：不行也得行！去吧！

魏：（仍站立不動）

吳：傷腦筋！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難纏？老施，你和老魏一塊去一趟，告訴白段長，就說是我的命令！工具不改，空汽錘也不修，有天大的困難也要克服，馬上開車！快去！
（推魏）

施：（向魏）走吧！“捨命陪君子”，我跟你去一趟。

吳：（氣得在房內踱來踱去）真是豈有此理，一點組織觀念也沒有！

（魏無奈地隨施下）

（魏和施剛走到門口，螺絲機工人郭二寶興奮地上）

郭：（連珠炮似地）主任，我有个合理化建議給批一下吧。別看我技術低，提不了改進工具的建議，可是浪費的地

方我能看見，……

吳：哎呀呀，剛打發走一個又來了一個，真傷腦筋！長話短說，你又是一個什麼合理化建議呢？

郭：關於螺絲機節省油的建議。你知道鉄末粘着油，流的機器周遭滿地都是油，搞得走路都不方便，一踏粘一鞋。

吳：你的建議是給你買一雙膠皮鞋，是不是？

郭：那還叫什麼合理化建議？！我是想（熱情地比划着）在螺絲機下邊做一個水泥池子，池子上邊……

吳：（阻止地）你先說你這個合理化建議有什麼好處吧。

（李上）

郭：每班能節省一公斤到兩公斤油。

吳：節省一兩公斤油，也算合理化建議？！我看算了吧，加把勁超額完成任務，比什麼都好！

郭：主任，一班省兩公斤，一天三班六公斤，一年就是兩千來公斤油呀！

吳：連個圖紙都沒有，報上去也批不准。

郭：（着急地）廠長能批准的，請主任和廠長研究研究。

吳：要是你當廠長許能批准！傷腦筋！（電話鈴響，走上前準備接電話）

李：吳主任，給廠長報告一下，許能批准。沒有圖，我可以幫他畫一張。對生產有好處嘛。

吳：（瞪了李一眼，沒理會，接電話）

郭：（和吳說電話同時，向李）不成，我自己找廠長去。

吳：（說電話）欸，我就是，啊，你是廠長室，……四点到

車間來，好，好，我就去。（放下電話，向郭、李）市節約檢查工作組，四點鐘來車間檢查，要我馬上到廠長室去。郭師傅，你先去抬些土，把機器周圍的油蓋蓋，要不，工作組檢查出來，大家伙挨批評，誰的臉上也不光彩。

郭：我的建議……

吳：哎呀，你看是什麼時候了！我回頭考慮，你去吧！（推郭下，剛轉身走了兩步，忽然想起，又回身到門口，向門外）你去叫一下施調度員，叫他馬上回來。（同身，牢騷地）盡是為這些閑事窮忙，把人搞得暈頭轉向。唉！

李：主任，

吳：（匆忙收拾地上桌上的東西，準備走）現在顧不上，回頭再彙報吧。

李：主任！會上，各車間對咱鍛鉚車間的意見可多啦！

吳：（停住）啊？！還有很多意見？

李：（翻着筆記本）各車間不能完成計劃，大家一致認為是我們車間造成的。如加工車間的毛坯零件，鉗工車間的沖模工具，都沒有按計劃供應。還有……

吳：（沒等李說完，急躁地）他們拉不出屎來怨茅房。得不到紅旗都會找客觀原因！

李：吳主任，我不同意您的看法，剛才我到各車間順便看了一下，不少工人都在停工待料。（指牆上的進度表）您看，咱們車間每月上旬和中旬只完成全月計劃的百分之

四十左右，到下旬全部完成還能超額。您想，下個車間要在十天之內完成全月計劃，那怎麼能成？！

吳：那有什麼辦法！

李：我認為：車間領導上，應該重視工人羣衆的智慧，多向別的車間學習，……

吳：（打斷李的話）紅旗車間向落后車間學習？哈哈，我的好同志呀，那紅旗還稱得起什麼光榮？標誌什麼先進？

李：不對，吳主任！紅旗應該是積極從事社會主義勞動的光榮標誌，鼓勵我們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的積極性、創造性和勞動熱情。

吳：對呀，這也沒有什麼矛盾嘛。

李：如果紅旗成為了個人的驕傲資本，甚至為了得紅旗，不惜損害人民和國家的利益，那還叫什麼社會主義紅旗競賽？！用資本主義明爭暗鬥的方式奪得了紅旗也是不光榮的！

吳：（激怒地）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你認為咱們車間得的紅旗不光榮？！傷腦筋！

李：（嚴肅地）我還不夠清楚，不過有人說，咱們得紅旗還有“竅門”！

吳：（驚慌地）“竅門”？誰說的？

李：（不答）

吳：完全是嫉妒、誹謗、打擊！

李：不會的，主任。

吳：你怎麼知道？到底是誰說的？

李：我知道，因為說的人是——

施：（惶急地，上）糟糕！糟糕！

吳：怎麼啦？

施：熱處理小組，兩個工人的手燙壞了。

吳：啊？！手燙壞啦？

施：幸虧有一輛客人的小汽車停在廠里，立刻送到醫院去了。

吳：為什麼有手套子不戴？真是“死鬼要帳——活該”！

李：吳主任，您忘啦剛才的批示？

吳：剛才的批示？

李：張東海送來的。

吳：啊！那是因為……因為……

施：（一語支開）先不談這些吧，吳主任。

吳：對，對。

施：關於檢查空汽錘和改進工具的問題，我把您的命令轉達給了白段長，車是勉強的開了。不過，看樣子，白段長還是很不服氣。

吳：不服氣還能怎麼樣？

施：說是要到廠長那里打官司。

吳：簡直是目無組織，驕傲、狂妄的典型！（看表）你看，打攪了半天，把正事都給耽誤了。老施呀，市節約檢查工作組來車間檢查，你馬上到工間去，把看不過眼的東西收拾收拾。我現在到廠長室去。